

清初心學家視域下的朱陸異同論爭

——論李紱《朱子晚年全論》

田富美

摘要

理學史中，有關朱、陸異同的論辯，始終是歷來論者難以迴避的議題；發展至清初，在方法上逐漸走向文獻考辨之途。本文的撰寫，不在於探究朱、陸義理思想的分殊，而是嘗試以李紱《朱子晚年全論》為考察對象，探究清初心學家對於「朱陸異同」的考辨情形。首先，說明身處於程朱理學興起的李紱作《朱子晚年全論》之目的在於藉朱學之名以彰揚陸學；其次，論析李紱解讀、評述朱子與陸九淵、友人論學交遊往返書信，指出幾個交往、啟釁關鍵事端，包括鵝湖會後的往來、朱子作〈曹立之墓表〉、「無極」之辯，揭示對於朱陸異同的立場；最後，指出李紱儘管在治學方法上有蛻變性的發展，但畢竟仍不失傳統理學家以學派義理為先導的原則，這樣的研治模式與乾嘉時期的考據之學，實是不同學術體系，而在方法上轉向從原始史料入手，尋求朱陸異同的過程中，朱陸學術的形上層面被消解，一方面呈顯了清初理學走向實用、實踐的特質，但也同時失去了理學思想中原有的整體意義，而李紱所揭櫫傾向形下經驗世界的治學方向，反而成為了儒者接續的治學趨勢。

關鍵詞：李紱、《朱子晚年全論》、朱陸異同、陸王心學、清代理學

2021/11/22 收稿，2022/01/28 審查通過，2022/03/05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計畫編號：MOST107-2410-H-152-030-MY2）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宣讀於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經學研究會主辦「第十二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21年11月20-21日），會中蒙討論人賜見，復蒙投稿之審查委員指正，謹此深致謝忱。

** 田富美現職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DOI:10.30407/BDCL.202212_(38).0004

The Debate ove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Xi and Lu Jiuyu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n Early Qing Idealist: On Li Fu'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aster Zhu's Late Works*

Tien Fu-Mei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Neo-Confucianism, the debate ove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Xi and Lu Jiuyuan has always been an unavoidable topic for Confucian scholars. By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t had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the path of text-based examination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is article does not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and Lu's thoughts, but focuses instead on Li Fu'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aster Zhu's Late Works* (*Zhu Zi Wannian Quanlun*)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es this early Qing scholars' examination of "Zhu and Lu'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irst of all, it explains that Li Fu went against the rise in popularity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and used the prestige of Zhu's philosophy to promote Lu's school of thought i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aster Zhu's Late Works*. Second, it analyzes Li Fu's interpretation of and comments on Master Zhu's academic correspondence with Lu Jiuyuan and his friends, which concentrated on several key exchanges and provocations, including the exchanges after the "Goose Lake Meeting," Master Zhu's "Epitaph of Cao Lizhi (Cao Lizhi Mubiao)" and the debate over "non-polarity" ("wuji"), to reveal his position on Zhu and Lu'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even though Li Fu experienced transformative developments in 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as a traditional Neo-Confucian scholar, he never deviated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from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school of thought to which he belonged. 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differed from that of evidential studies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the two actually belonged to different academic systems. Li's methodology started with original historical records and removed the metaphysical significance of Zhu and Lu's scholarship during the process of seek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and Lu. This approach highlighted the tendency towards practical and concrete learning of the early Qing Neo-Confucianism. However, the overall significance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Neo-Confucianism was also lost in the proces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direction initiated by Li in turn became the dominant trend for later Confucian scholars.

Keywords: Li Fu,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aster Zhu's Late Work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and Lu, Idealism of Lu-Wang, Neo-Confucianism of Qing

一、前言

在理學發展史中，朱熹（字元晦，號晦庵、考亭，紫陽先生，1130-1200）與陸九淵（字子靜，象山先生，1139-1192）學術的異同論辯，可說是「數百年未了底大公案」。¹這場源於宋孝宗淳熙 2 年（1175）鵝湖之會的論辯，後有朱子揭示為「道問學」與「尊德性」的不同側重，以及著名的無極、太極之辯；以及雙方弟子或有遊走二師之門、或有捍衛師說而互爭長短等繁複往來，進一步呈現了朱、陸之別，遂使門戶派別逐步形成。至元、明時期，出現了試圖消融朱、陸之異的聲音：由元代吳澄（1249-1333）提出衷多益寡的主張，有意將朱、陸二家共治一爐；趙汴（1319-1369）則轉而形構出朱、陸年歲與學思趨變的「早異晚同」之論；此後，明代程敏政（1445-1499）撰輯《道一編》賡續為朱陸學術有早年勢同冰炭、中年疑信相半、晚年若輔車相倚等三階段之說，²這些評述、論說，不僅提供探索理學演變的線索，同時蘊藏的是各時代儒者面對所處時代的學術氛圍以及自我問學立場等複雜意識投入此一場域中的辨析成果。

接續發展出現一重要變化，即王陽明（1472-1529）於正德年間選錄朱子論學往來書信而成的《朱子晚年定論》。龍場悟道後的陽明，最初論學思想未獲認同，面對「攻之者環四面」的窘況，企圖以「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作為「解紛」的方式，³命為「定論」以形塑朱子思想最終意旨與心學終趨一致，藉此間接證成自身所倡之學「不謬於朱子」、並且「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⁴冀望獲得有效敷陳與認可。換言之，陽明的初衷並不在於作

¹ [明]陳建：〈學菴通辨總序〉，《學菴通辨》，收於[明]陳建著，黎業明點校：《陳建著作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77。

² 有關朱陸異同論爭的發展情形，參見吳長庚：〈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早晚論」的歷史演變〉，《朱子學刊》1999年第1輯，頁78-98；陳林：〈義理與考據之間：「朱陸異同」學術史的內在發展理路〉，《求索》2015年第4期，頁150-154；徐公喜：〈朱陸異同論的歷史形態考察〉，《江淮論壇》2015年第6期，頁109-115。

³ [明]王守仁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與安之〉，《王陽明集·文錄一》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卷4，頁156。

⁴ 陽明追憶纂輯之動機：「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竟相嗷嗷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采錄而衷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參見[明]王守仁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朱子晚年定論·序〉，《王

為與朱學對立的論爭者，甚至更傾向是置身於朱門後學的脈絡中，以朱學的後繼者自居。⁵然而有趣的是，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不僅未能顯豁王學最初建構過程中與朱子間的關係，反而因著所形塑「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的朱子形象，受到明清以來朱子後學的強烈抨擊，且將陽明置入朱陸異同論爭中與朱學頡頏的陣營；最後，《朱子晚年定論》中意圖傳遞「朱陸異同」中的「同」非但沒有達成，而是引發更多攻訐，於是陸學與王學一再被連繫起來，「陸—王」一脈系譜隱然成型，並與朱學形成對峙；⁶此後，有關朱陸異同的問題，成為接續的理學家難以迴避的問題，相關著述接踵而出，可略舉如下表：⁷

表 1

時代	作者	著作	主要論點
明	程敏政	《道一編》	現存最早「朱陸異同」專書。
	程瞳	《閑關錄》	主張朱陸「始終不同」。
	王陽明	《朱子晚年定論》	擇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為其「朱、陸同歸論」正式定說。
	陳建	《學蔀通辨》	主張朱陸「早同晚異」，並將陸、王學術連繫起來。
	馮柯	《求是編》	辯駁《傳習錄》之非。
清	孫承澤	《考正朱子晚年定論》	以朱學為宗，辯駁陽明《朱子晚年定論》。
	張烈	《王學質疑》	主張「朱陸異同，非其互為異也」。

陽明集》上冊，卷3，頁118。

⁵ 有關朱子學在陽明成學歷程之影響的相關討論，參見唐君毅：〈陽明學與朱子學〉，《哲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頁508-521；〔日〕岡田武彥著，吳光、錢明、屠承先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7-32；李紀祥：〈理學世界中的「歷史」與「存在」：「朱子晚年」與《朱子晚年定論》〉，《佛光人文社會學刊》第4期（2003年6月），頁31-73。

⁶ 參見田富美：〈朱陸異同論爭下的「陸—王」學術史脈——從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談起〉，《北市大語文學報》第21期（2019年12月），頁17-38。

⁷ 本表係據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歷代「朱陸異同」典籍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中提供之著作整理而成。

時代	作者	著作	主要論點
			乃陸之異於朱耳」、「王氏之學紹述象山而遠宗告子」。
	朱澤澧	《陽明輯朱子晚年定論辯》	批評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為「前掩朱子之真，後蔽來學之識」。
	李紱	《朱子晚年全論》	主張：「朱子與陸子之學，早年異同參半，中年異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則符節之相合。」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程敏政《道一編》與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在纂作目的、內容的襲取上頗有差異，⁸但二書同樣均涉及了朱子學思的變趨問題，並且都是訴諸於朱子書信中的論說作為立論根據。特別是王陽明在編錄《朱子晚年定論》時的引據失誤，以及錯置了部分朱子書信年代，致使發生「年歲早晚」的編年謬誤，成為明、清學者如程瞳（1480-1560）《閑關錄》、陳建（1497-1569）《學部通辨》、孫承澤（1592-1676）《考證朱子晚年定論》、朱澤澧（1666-1732）《陽明輯朱子晚年定論》等糾彈的重點；⁹此後，朱、陸論爭的問題從初始的

⁸ 程敏政《道一編》主要以朱學為尊，發揮朱、陸「早異晚同」論，在體例上，主要擇錄朱、陸二人論說進行參照，並於文後附加按語以明己見；而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則是僅選錄朱子之言，且「不加一辭」，企圖以朱子「自言」的方式緩解時人對自身與朱子的不同所引起的攻訐。陽明雖受程敏政啟發，但二者所引錄之書信頗有差異，程書意在凸顯朱、陸互相認識彼此學問的過程，陽明所選錄的則在於彰顯朱子所闡述不應耽溺於書冊文字有關。相關論說，參見田富美：〈朱陸異同論爭下的「陸—王」學術史脈——從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談起〉，頁39；何威萱：〈程敏政《道一編》與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關係考辨〉，收於思想史編委會編：《思想史9：專號五四百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年），頁427-483。

⁹ 事實上，當陽明纂輯《朱子晚年定論》後，旋即有羅欽順（1465-1547）提出書信時間錯置的質疑，然陽明自言：「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換言之，陽明一方面自承失諸於考訂；另一方面強調纂輯此書的目的乃在「委曲調停」，扭轉當時人對朱學掌握的偏失。參見〔明〕羅欽順：〈與王陽明書〉，《困知記·附錄》，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3-4。〔明〕王守仁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答羅整庵少宰書〉，《傳習錄》，收於《王陽明集》上冊，卷2，頁72。

義理辨析，轉向了朱、陸學思早晚異同的爭訟，焦點集中於朱子「晚年論學」的解讀，在方法上則逐步走向側重於文獻考訂之途。

這樣的發展，正如余英時先生（1930-2021）所論清代學術興起的脈絡是從哲學論證到歷史考據的推移，尤其「回向原典」（return to sources）的現象，普遍呈顯於清初《大學》、《周易》、《尚書》等經書的考證成就。¹⁰按此一考察視角，不難發現，所謂「回向原典」實不僅止於儒家原始經典；在朱陸異同論爭的議題上，則是「回向」了朱子論著：現代學者譽為清初陸王之學「巨擘」¹¹的李紱（字巨來，號穆堂，1673-1750）廣蒐朱子論學相關書信輯錄《朱子晚年全論》，可說是最具代表性之作，該書企圖彌補陽明在「年歲早晚」編排上的疏誤，力主「朱子晚同於象山」。基本上，李紱的目的並不在於調和朱陸紛爭，¹²而是企圖在朱學興起的氛圍下，為心學爭得一席之地。本文的撰寫，不在於考究朱、陸義理思想的分殊，而是嘗試藉由梳理《朱子晚年全論》，論析李紱的心學立場與編纂動機，尤其有關朱子與陸九淵交往互動相關文獻的判讀所呈現的改鑄和理解，據此所形塑的朱子圖像以及其所寄寓深義。首先，本文將就李紱《朱子晚年全論》的撰作目的進行分析，指出所持之立場及面對朱、陸異同論爭之態度；其次，就其所引錄朱子書信的理解，以鵝湖會後朱、陸二人互動為主要內容，考究李紱在解讀、評述間所蘊含之意圖；最後，依據前述論析，指出此一考辨的轉向在朱、陸異同論爭史中之意義。

¹⁰ 余英時先生曾指出，朱、陸的義理之爭在明代以至清初仍持續發展，這種思想理論上的衝突最後不免要牽涉到經典文獻之中，這是清初儒學發展轉移向經典考證的「內在理路」，即所謂從「德性之知」到「聞見之知」，或者說是由「尊德性」轉入「道問學」。參見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頁87-119、121-156；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405-468。

¹¹ 張舜徽：「清初為陸王之學而能不附虛實者，必推斯人為巨擘矣！」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卷4，頁106。又：錢穆則稱李紱為「有清一代陸王學者第一重鎮」。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312。

¹² 參見〔清〕李光墀、李光型〈朱子晚年全論跋後〉所言：「《朱子晚年全論》者，非為朱、陸兩賢調停也。」收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

二、考辨目的：朱、陸異同議題之攻防

清初，朝廷將原居於孔廟東堂廡的朱子移入大成殿配享、興建紫陽書院以褒美朱學，此舉形構了程朱理學再興，影響所及，包括儒者對於「朱陸異同」問題的回應。

李紱自幼聰穎，有神童之稱，讀書經日成誦，畢生除撰作理學相關書籍，並奉敕主修《八旗通志》、《廣西通志》、《畿輔通志》等。其論學歸宗於陸王，自言「早歲即知嚮往」，¹³視陸王為遠紹聖人之學而倡明躬行實踐之功者，¹⁴除了纂輯《陸子學譜》、《陸子年譜》、《陽明學錄》之外，在其諸多論述中屢屢捍衛陸王學說，尤其駁斥長久以來視陸王為禪學、異端之論，強調象山乃襲自程顥（號明道，1032-1085）之學，乃儒門正傳。¹⁵相較於對象山學術的竭力推尊，李紱雖然亦認同朱子「足以衍孔孟之傳」，但就道體踐履工夫來看，他認為篤信程頤（號伊川，1033-1107）的朱子，在現實生活中以「格物窮理自命」，將難以行事，且中年以讀書、講論為工夫，¹⁶所作《大學》格致補傳造成了古人為學之法「乃一變尋章摘句之弊，流為玩物喪志」，泯滅了躬行實踐之旨，致使「孔孟之學乃失傳」，¹⁷這是李紱認為朱子不及象山之處。

¹³ [清]李紱：〈陸子學譜序〉，《穆堂初稿》，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32，頁387。

¹⁴ 李紱言：「自象山陸子之教不明，士墮於章句訓詁者三百餘年，洎王陽明先生倡明絕學，然後士知有躬行實踐之功。」「聖人之學在於躬行心得，由小學以至大學，齊治均平之業，咸出乎其中，此學之名與實也。……自周程二子始為身心之學，陸子昌其說，陽明子益大昌之，然後知學不為求富貴也。」[清]李紱：〈文學劉先生墓誌銘〉、〈來復堂集序〉，《穆堂初稿》，卷26，頁311；卷36，頁455。

¹⁵ 如〈心性說〉反駁陽明非禪學，〈發明本心說〉辨陸子書中絕無「頓悟」二字；又言：「程朱之稱，亦當分別：就伊川言稱程朱可也，就明道言當稱程陸。陸子之言與明道若合符節，無絲毫之異；朱子與明道則相背而馳。」[清]李紱：〈心性說〉、〈發明本心說〉、〈荅雷庶常問《傳習錄》問目〉，《穆堂初稿》，卷18，頁209；卷18，頁210；卷43，頁560。按：有關李紱學術思想相關討論，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285-314；楊朝亮：《李紱與《陸子學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李帆著，龔書鐸主編：《清代理學史》中冊（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165-181；黃進興：《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證和政治：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等書。

¹⁶ [清]李紱：〈心體無善惡說〉、〈書東見錄後〉、〈書朱子語類後〉，《穆堂初稿》，卷18，頁216；卷45，頁576；卷45，頁577-578。[清]李紱：〈古訓考〉，《穆堂別稿》，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9，頁73-74。

¹⁷ 李紱言：「古未有以學為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以窮致事務之理為

是以，面對朱、陸之學異同的問題，李紱有意以梳理朱子一生學思變化來表達對於陳建《學蔀通辨》痛詆陸王之學、力主朱陸「早同晚異」立場的不滿，除了編撰《朱子晚年全論》外，事實上李紱曾輯錄朱子 31 歲至 40 歲間論學之說而成《朱子不惑錄》（按：現已佚），前有序文指出朱子之學有「四變」：其一是 30 歲前，專主於佛老之學；其二是 31 歲至 40 歲間，此時恪遵其師李侗（延平先生，1093-1163）之教，「不雜於二氏，不溺於章句」，故而李紱將此時之論學抄錄成編，定名為「不惑」，用以駁斥《學蔀通辨》將朱子 40 歲以前之論學全歸諸為出入佛老的「早年未定之論」；¹⁸其三是 40 歲後至 59 歲，期間歷程可說是李紱最為重視之階段，其載言：

四十歲以後始棄延平之教，專意著述，欲擬孔子刪定纂修之業，偏重於語言訓詁，此又一變也。四十六歲為鵝湖之會，陸子指其學為支離，而朱子守其說不變；又六年，五十歲，陸子相訪於南康軍講義利之章，始有悔心，親題講義之末，欲守陸子所講為入德之方；五十四歲〈答項平甫書〉自謂持守不得力，當兼取陸子所長，漸有向裏切己意；五十九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因力詆陸子之學。¹⁹

李紱對於朱子此一階段論學變化的記述，包括宋孝宗淳熙 2 年乙未（1175）的鵝湖之會、8 年辛丑（1181）的南康之會、10 年癸卯（1183）與項平甫之書信、15 年戊申（1188）論辯無極、太極等，這些無一不是圍繞著與陸九淵交往論學相關，透顯出朱子擺盪於持守章句訓詁與反諸身心踐履工夫間的情形；換言之，在李紱看來，此一階段的朱子面對陸學，有過幾番的負隅抗衡，並有逐步受其影響之跡。李紱論朱子學思變化的第四變是 60 歲以後至終身：

自六十歲以後至於終身，所以為學與所以教人者，悉依陸子尊德性、求放心之說。……其詳見答呂子約、鄭子上諸人之書，至終身不改。此一變則朱子之定論也。余既全鈔朱子五十一歲以後論

格物；又以《大學》未詳言格致之事也，因疑其義亡而為傳以補之。於是古人為學之法，乃一變尋章摘句之弊，流為玩物喪志，斷斷於口耳之間，舉古人躬行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矣。」蓋自《大學》補格致傳文，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清〕李紱：〈原學上〉、〈原學下〉，《穆堂初稿》，卷 18，頁 206-208。

¹⁸ 〔清〕李紱：〈朱子不惑錄序〉，《穆堂初稿》，卷 32，頁 389。

¹⁹ 同上註。

學之說為《朱子晚年全論》一書，其論說合於陸子，而年無可考者，亦附見於後矣。……《朱子大全集》百有十二卷，又卷帙重大倍於古人，能讀而卒業者，吾見亦罕矣。四變之說，世之人未能信也，敬取明李愨公默所定朱子年譜，稍加增益，以附於後，庶初學之士知端末無聽瑩焉。²⁰

李紱判定，朱子於晚年後之論學悉轉向與象山一致，此即其後所撰《朱子晚年全論》一書之宗旨。這段引文中值得注意的是，李紱所勾勒朱子一生學思「四變」之說，除了參酌朱子書信之論說外，並言增附了明代李默（字古冲，1494-1556）所訂朱子年譜為鑑據。按李默論學傾向陸王，故雖承朱子後人輾轉所託而修纂《紫陽文公先生年譜》一書，²¹但對於朱陸異同的問題，李默依循的是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所主「早異晚同」而進行刪訂，故而該《年譜》在清初以降受到諸多訾議，如《四庫全書總目》即評之為「源出姚江，陰主朱、陸始異終同之說，多所竄亂，彌失其真」，²²王懋竑（1668-1741）作《朱子年譜》亦以駁斥李默為主要目的之一。²³而李紱在釐訂朱子學思歷程即引李默《年譜》為據，無疑是再次顯豁了所主「晚同」之立場。

李紱雖自認生平著述「最用力、最得力」者為《陸子學譜》，又視之為「生平一知半解，立身居官」之本，自然以闡揚陸學為職志；²⁴然而處於朱子之學

²⁰ [清]李紱：〈朱子不惑錄序〉，頁389-390。

²¹ 有關李默學術思想，參見[日]佐藤仁：〈論李默本《朱子年譜》——與明代學術的展開相關聯〉，收於吳震、[日]吾妻重二編：《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01-112。又關於明代李默纂訂《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參見[明]李默：〈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序〉、[明]朱凌：〈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後敘〉，收於[清]王懋竑著，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6。按：李默於書前撰序，批評此前的年譜載入「尊朱詆陸」的私家之言，不符合述作年譜之體裁；又強調「踐形盡性」乃為「至學」，而「非徒讀書窮理空譚為也」，此言實已隱約地表明即使纂作的是朱子年譜，但卻未必全然認同朱學的立場；在李默看來，朱子與象山之學的差異只在於「途轍所從入不同」，故而就舊傳之年譜進行「稍微刪潤，其猥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不以鄙誣累先哲也」。參見[明]李默：〈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序〉，收於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25-2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頁693-703。

²² [清]永瑤等：〈王懋竑《朱子年譜》〉，《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卷57，頁517，「史部傳記類」。

²³ 參見王安國：〈朱子年譜序〉，收於[清]王懋竑著，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頁1-2。

²⁴ [清]李紱：〈再與龐副使書〉，《穆堂別稿》，卷35，頁338。

居主流的學術氛圍中，李紱再三強調的卻是朱子晚年論學與象山同轍，²⁵其以二十年時間所彙輯《朱子晚年全論》於雍正 10 年（1732）完稿，3 年（1734）後由門人校刊付梓，²⁶其於書前序言：

朱子與陸子之學，早年異同參半，中年異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則符節之相合也。朱子論陸子之學，陸子論朱子之學，早年疑信參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則冰炭之不相入也。……晚年所學者符節相合，而所論者冰炭不相入，何耶？蓋早年兩先生未相見，故學有異同而論有疑信。中年屢相見，故所學漸同而論亦漸合。……《朱子晚年定論》……中間因詞語相類而誤入中年之論者，特何叔京一人耳。羅整菴摘以相辨，而無知之陳建遂肆狂詆，其實晚年相論皆然，雖百條不能盡也。……謂朱子晚年之論盡與陸子合，則雖有意為學，而粗涉其涯涘者，亦不能無疑焉。今詳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論學之書，確有年月可據者，得三百五十七條，共為一編。其時事出處，講解經義與牽率應酬之作，概不採入，而晚年論學之書，則片紙不遺，即詆陸子者亦皆備載，名曰《朱子晚年全論》。曰「晚」，則論之定可知；曰「全」，則無所取舍以遷就他人之意。……庶陳建之徒無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於學者，恍然知兩先生之學之同，而識所從事不墮於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補乎！夫天下惑於朱陸異同之說也久矣。欲天下人學陸子，必且難之；欲天下人學晚年之朱子，宜無不可。學朱子即學陸子，陸子固不必居其名也。²⁷

在這段文字中，首先李紱將「朱陸異同」分成兩個不同的層面，且此二層面均經歷了早、中、晚階段：一是「朱子與陸子之學」，即承襲程敏政《道一編》、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的論析模式，其中的晚年「符節相同」，即是李紱纂

²⁵ 如言，「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至於晚年，知駁難不可為學，則日與學者講尊德性、求放心」；「若謂朱子無一字合於陸子，是無一字合於孔孟也，而可乎自悔為學問進境？朱子之賢正在於此，何必諱之」。參見〔清〕李紱：〈陸子年譜序〉、〈書朱子語類後〉、〈書孫承澤考正朱子晚年定論後〉，《穆堂初稿》，卷 32，頁 390；卷 45，頁 578；卷 45，頁 582。

²⁶ 〔清〕李光燾、李光型：〈朱子晚年全論跋後〉，收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頁 2，云：「夫彙其說至數百條之多，可以為案矣；歷時二十年，至於蓋棺，可以為斷矣。」

²⁷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序〉，《朱子晚年全論》，頁 1-2。

述之目的；二是「朱子論陸子之學，陸子論朱子之學」，指朱、陸二人論學交往過程中互動所致的主觀態度。易言之，李紱認為晚年所謂「冰炭之不相入」指的是朱、陸個人「感受」問題，無礙於雙方論學漸趨一致的事實。²⁸按李紱尊陸抑朱的態度而言，所謂朱子晚年與陸學「符節相同」，自當是考辨朱子之學晚年轉向以歸陸學了。其次，李紱認為即使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在書信的編次上偶有疏誤，卻不能因此而抹除朱子晚年學術轉同於陸學的事實，故而仍循陽明以朱子「晚年」為書題名，命名為「全論」。按李紱自訂〈凡例〉，《朱子晚年全論》編錄朱子 51 歲至 71 歲之論著，排除了「門人所記」的「語類」之外，其餘則廣泛蒐羅朱子親撰書信、序跋、題記、祭文等所涉及與陸九淵之學相關者條列 375 條，並於各條後附加按語為證，藉由文獻的薈聚、校覈的縝密，以示完備且足資辨「朱、陸所學之同」。²⁹最後，李紱點出其揭示朱陸「晚同」之意義：即在於論知天下論學之典範實乃為「不墮於章句口耳之末」的象山之學；然而由於身處朱子學風再次盛行之際，所謂「學朱子即學陸子」，顯然是企圖藉朱學之名以彰揚陸學，而「陸子固不必居其名」罷了。其終極的目的與編修《陸子學譜》可說是相輔相成。³⁰

²⁸ 姜義泰指出，李紱將朱陸間學說的實際性質，與朱陸對彼此的評價分成兩部分，是以，晚年縱使朱陸兩人彼此不合亦不妨礙兩人學說之相同、相通，此一分割，迴避了許多棘手問題。姜義泰：〈李穆堂對陸、王學術之維護述論〉，《興大中文學報》第 22 期（2007 年 12 月），頁 339-370。蔡龍九論析李紱《朱子晚年全論》，即從「朱子與陸子的思想異同」與「朱子陸子互論」二方面進行考察：前者為「思想上的調和」，指書中所羅列朱子兼融象山之論述；後者為「情感上的調和」，則是指雙方「互論」下的差異，這一部分並不影響前者所宣稱的「晚年則符節相合」。該文認為李紱力主「朱陸調和」，但對於朱陸思想根源問題沒有直接下手處理而略顯保守，故蔡龍九稱之為「保守調和模式」。蔡龍九：〈「朱陸異同論爭史」中的保守調和模式——李紱《朱子晚年全論》評析〉，《東吳哲學學報》第 27 期（2013 年 2 月），頁 1-32。

²⁹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凡例〉，《朱子晚年全論》，頁 1。李紱言：「其《語類》一百四十卷，則皆門人所記。此書（按：《朱子晚年全論》）所錄止於《文集》，不及《語類》……不兼采《語類》，固謹遵朱子之教。且亦取其出於朱子親筆，確然無復可疑，異於門人記錄，有得而有失也。」

³⁰ 楊朝亮即言李紱輯錄《朱子晚年全論》：「是將朱子學作為輔線，旨在通過朱子來彰顯陸九淵學術，並不是突出朱子學。這是李紱編修《朱子晚年全論》的真正意圖所在，可謂二書互為表裡。」楊朝亮：《李紱與〈陸子學譜〉》，頁 80。

三、考辨內容：朱陸之同轍

《朱子晚年全論》取資於朱子 51 歲後與陸九淵、友人論學交遊往返書信為主要論據，揭示對於朱陸異同的立場。李紱指出幾個朱、陸交往、啟釁幾個關鍵事端，包括鵝湖會後陸九齡（字子壽，號復齋 1132-1180）訪於鉛山、陸九淵訪於南康；遊走二家師門的曹建（字立之，?-1183）卒逝後，朱子作〈曹立之墓表〉述說曹氏學問的轉向歷程；朱子致書陸九淵稱其〈輪對五筭〉為「葱嶺帶來」；以及著名的「無極」、「太極」之辯。³¹現依時間次序及相關事件，梳理如下表：

表 2

年號與干支	西元	朱子時年	朱陸交會事件
宋孝宗 淳熙 2 年乙未	1175	46	鵝湖之會。
淳熙 6 年己亥	1179	50	3 月，鉛山之會：陸九齡訪朱熹於鉛山觀音寺。
淳熙 7 年庚子	1180	51	張栻、陸九齡逝。
淳熙 8 年辛丑	1181	52	2 月，南康之會：象山於白鹿洞書院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
淳熙 10 年癸卯	1183	54	2 月，曹建卒；5 月，朱子作〈曹立之墓表〉。
淳熙 12 年乙巳	1185	56	朱子評象山〈輪對五筭〉為「葱嶺帶來」。
淳熙 13 年丙午 至 淳熙 16 年己酉	1186 1189	57 60	無極、太極之辯。
宋光宗 紹熙 3 年壬子	1192	63	12 月，象山辭世。

以下即考察李紱摘引朱子書信為證的解讀與判別，以及據此所勾勒朱子論學的轉向及其圖像。

³¹ 參見〔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吳伯豐一〉、〈曹立之墓表〉、〈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朱子晚年全論》，卷 3，頁 130，「附語」；卷 8，頁 344，「附語」；卷 8，頁 336，「附語」。

(一) 鵝湖會後之互動

朱、陸二人的交會始於鵝湖之會，爾後的異同論爭亦當由此而展開。李紱論定朱子的「晚年」始自 51 歲，首要評述的便是朱子在鵝湖會後的情形，涉及的重要時事包括陸九齡辭世、陸九淵訪朱子於南康。以下選取李紱《朱子晚年全論》摘述朱子於淳熙 2 年（1175，45 歲）鵝湖會後至 10 年（1183，54 歲）前的書信共 9 則進行探析，並依時間先後編序。³²首先有關陸九齡定位：

1、淳熙 7 年庚子 2 月（1180，51 歲）〈答呂伯恭〉（人至辱手書）

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卻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³³

2、淳熙 7 年庚子春（1180，51 歲）〈答曹立之〉（伊川先生）

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³⁴

3、淳熙 7 年庚子 6 月（1180，51 歲）〈答呂伯恭〉（元範人回）

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由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卻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之久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³⁵

4、淳熙 7 年庚子歲末（1180，51 歲）〈答呂伯恭〉（久不拜狀）

子壽云亡，深可痛惜。近遣人酌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

³² 以下有關各書信撰寫詳細時間，參考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

³³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呂伯恭三十一〉，《朱子文集》第 4 冊（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卷 34，頁 1368。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1-2。

³⁴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曹立之一〉，《朱子文集》第 5 冊，卷 51，頁 2371。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3，頁 127。

³⁵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呂伯恭三十三〉，《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4，頁 1372。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2-4。

奈何！³⁶

5、淳熙 10 年癸卯（1183，54 歲）〈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³⁷

李紱在《朱子晚年全論》中除了考辨朱、陸之學「晚同」，另一方面將朱子對陸九淵的訾議歸於互動過程的主觀情緒，上引文 1 中〈答呂伯恭〉即是全書首篇摘錄的書信，李紱於信後附言：

書末云聞「子靜卻教人讀書講學」，則知彼此相譏，皆因傳言之誤，而未可為據也。³⁸

李紱將全書所引錄書信中有關朱子對陸九淵的批評定調為「傳言之誤」所致，且置於全書評斷之首，揭示此後朱子所論象山之非皆「未可為據」，足見李紱迴護陸學之意。在鵝湖會後，李紱描繪的是朱子對陸九淵「學有異同而論有疑信」（前揭〈朱子晚年全論序〉）的逐步鬆動，因此他在引文 2、3 後評言：「雖稱『陸兄書意甚佳』，然尚屬疑信相半。」「稱陸子兄弟『今日豈易得』，又云『鵝湖氣勢十去七八』，所謂漸趨於同。」³⁹以此暗喻朱子學術在鵝湖與陸九淵謀面之後，將有所轉變的跡象。誠然，朱子於鵝湖會後確實曾就陸九淵所指責

³⁶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呂伯恭四十〉，《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4，頁 1380。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4。

³⁷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祭陸子壽教授文〉，《朱子文集》第 9 冊，卷 87，頁 4296-4297。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8，頁 340-341。

³⁸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呂伯恭八十〉，《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2，「附語」。

³⁹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曹立之一〉、〈答呂伯恭八十二〉，《朱子晚年全論》，卷 3，頁 127-128，「附語」；卷 1，頁 4，「附語」。按：相近之文，可見於李紱引朱子〈與吳茂實〉：「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今方深省而痛懲之……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相來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李紱評曰：「此書已覺所學之非，又難於自屈，已知陸學之好，又怪其主張何耶？」參見〔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2，頁 66-67。

的「支離」之病進行省思，⁴⁰但是否即等同於朱子由此走向認同象山之學，恐怕是不足為據的；且引文 3 書信中言及「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顯示鵝湖會後有所自省甚至改變者，絕非僅朱子而已。而李紱慣以書信中短句、片語為考辨理據，則已可預見其論斷的偏頗之虞。是以，對於引文 4、5 朱子記述有關陸九齡之卒，李紱除了指出「以為『吾道不振』，知其交之親；歸其數於天，知其待之重」。⁴¹肯定朱子與陸九齡情誼之外，又言：

復齋之卒，謂「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是兄弟之學同也。而朱子祭子壽文，謂「道合志同」，既與子壽同，豈與子靜異乎？⁴²

在此，李紱藉由朱子所言「道合志同」一語，論證朱子既與陸九齡「道合志同」，則自然與陸九淵無異。李紱此見，在所撰《陸子學譜》中有更詳細的論說：

朱子祭陸文達公，既云「志同道合」，又先之以前說未定，予言可懷，似文達晚從朱子之說。然嚴松記陸子語云：「先兄復齋臨終言：『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及與更相切磋，見此道之大明。』」是文達（按：陸九齡諡號）、文安（按：陸九淵諡號）之學，始終無異同也。此豈朱子與文安各引文達以為重，必其學實相同耳。三君子者，固皆不妄語者也。文達既與朱子志同道合，又與文安始終無異，是朱陸之學實無同異也，其彼此未能相信，實由兩家門人傳語之誤，而後人又逞其偏心，必欲歧而二之耳。⁴³

⁴⁰ 如朱子言：「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張敬夫十八〉，《朱子文集》第 3 冊，卷 31，頁 1196。按：現代學者東景南即指出鵝湖會中陸氏兄弟「留情傳注翻蕪塞」、「支離事業竟浮沉」的批評，促使朱子「經學思想發生新的變化發展的動力」。參見東景南：《朱子大傳：「性」的救贖之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292。

⁴¹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與呂伯恭八十九〉，《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5，「附語」。

⁴²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祭陸子壽教授文〉，《朱子晚年全論》，卷 8，頁 341，「附語」。

⁴³ 〔清〕李紱：〈家學〉，《陸子學譜》，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95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5，頁 436。

陸九齡卒逝於鵝湖會後 5 年（淳熙 7 年庚子，1180），在其生平文獻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目前實難以斷言其治學轉變的情形及時程。⁴⁴然而在李紱看來，陸氏兄弟之學當屬同轍無疑。他先以《象山語錄》中所載陸九齡臨終前曾言「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等語，⁴⁵證明陸九齡與陸九淵之學並無二致；接著再由朱子自言「道同志合」，論證出朱子與象山之學「實無同異」。由此來看，在李紱的論述中，朱子所言的「道同志合」意指朱子同於陸氏兄弟；於是，陸九齡成了李紱論證朱、陸之學「晚同」的中繼角色。有意思的是，李紱引《象山語錄》中象山弟子記言為證，恰恰牴觸了自己編錄《朱子晚年全論》中為強調採錄「親筆」而訂下排除「門人記錄」的體例，足見，即使此時論析朱陸異同的方法標揭以文獻為論據，但在其學問序列中，尊陸、援朱入陸的理路仍居於先導地位，而非真正依循所建構的考核原則所開展的史料考證。

其次來看淳熙 8 年（1181 年）2 月，陸九淵與朱子的南康會晤，最相關的書信有四：

6、淳熙 8 年辛丑春中（1181，52 歲）〈答呂伯恭〉（便中伏奉）

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⁴⁶

7、淳熙 8 年辛丑夏（1181，52 歲）〈答呂伯恭〉（自傾謀歸）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然其好處自不可

⁴⁴ 陳峰即考證陸九齡治學經歷了由禪學向儒學的轉變，至於鵝湖會前與陸九淵相異之處，究竟是指禪學或儒學，尚難斷言。參見陳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論文，2019 年），頁 149。

⁴⁵ 此語兩見，分別於《象山語錄》上、〔南宋〕袁燮等：《陸象山年譜》，俱收於〔南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卷 34，頁 428；卷 36，頁 492。

⁴⁶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呂伯恭四十三〉，《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4，頁 1382-1383。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6。

掩覆，可敬服也。⁴⁷

8、淳熙 10 年癸卯（1183，54 歲）〈答項平父〉（所喻曲折）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之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⁴⁸

9、淳熙 11 年甲辰（1184，55 歲）〈答陳膚仲〉（所論詩序）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眾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⁴⁹

這場會晤，最為著名的便是陸九淵受朱子之邀至白鹿洞書院登堂講論君子小人義利之辨一事。⁵⁰前文曾述及，李絨認定南康會後的朱子「由支離而反之身心」（前揭引文）；現更進一步來看，其在《朱子晚年全論》所錄〈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另加按語，又再次以「語錄」為證，其引《象山年譜》中所記在場僚友諸生深受感動之場景、《朱子語類》中朱子與楊道夫（?-）提及象山講論「說得好」，最後總結言：

朱子之題〈跋〉如此，朱與道夫言又如此，亦可謂傾倒之至矣。
自此會而後，朱子與人言學，必言立志，必言辨義利，反身深

⁴⁷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呂伯恭四十四〉，《朱子文集》第4冊，卷34，頁1384。李絨引錄於〔清〕李絨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1，頁6-7。

⁴⁸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項平父二〉，《朱子文集》第6冊，卷54，頁2550。李絨引錄於〔清〕李絨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4，頁170。

⁴⁹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陳膚仲一〉，《朱子文集》第5冊，卷49，頁2235。李絨引錄於〔清〕李絨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2，頁96-97。

⁵⁰ 參見〔南宋〕袁燮等：《陸象山年譜》，卷36，頁492-493。據載，聽者甚受感動而「流涕」，朱子則「汗出揮扇」、「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尋以講義刻於石」，朱子並撰跋文於後。李絨亦引錄朱子跋文於〔清〕李絨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8，頁335。

察，豈虛語哉！……今之謬附於尊朱者，視陸子如水火，悖亦甚矣。⁵¹

李紱強調朱子在「傾倒」於象山講論之餘，論學也開始有了轉變。若細繹這幾封書信，不難發現，容或在書院講習間二人在部分論題（如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有一定程度上的共識，但基本上終究如引文 6 朱子所言「未盡合處」、引文 7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有些禪底意思」、引文 9 「固有似禪處」，均可看出二人的爭論，然而在李紱看來，卻是「雖覺議論未合，然必稱其好處不可掩」、「疑者少，信者多，而漸趨于同」、「正勸學者兼用陸學」，⁵²顯然仍是依循著「晚同」的脈絡，力闡此時朱子受象山影響、且已逐漸認同的情形。事實上，李紱這種對文獻斷章摘句式的詮解，疏誤是無法避免的。引文 7 朱、陸討論讀書講學有「意見」、「議論」等問題，以及引文 8 這段朱子以道問學、尊德性來標幟自身與象山學術之別的著名論述，涉及的討論層面深廣，朱子言「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一語暗諷象山對經典閱讀態度，其實這正是朱、陸治學論爭的癥結所在；在理學家尊崇德性之知的立場下，⁵³即使朱子自省後言「去短集長」，但絕非意味著朱子放棄由讀書入手轉向本心之啟發；然而在李紱的解讀下，南康之會卻成了朱子晚年自悔的起始點，引文 8 則是用來證明分門朱、陸二家學術且要求「去短集長」者乃肇始於朱子，李紱言：「世俗淺學無知，遇此等議論，即怪為調停二家，蓋皆未讀朱子書也。」⁵⁴此說批評的顯然是清初許多「獨尊」朱子學、反對調停朱陸爭論者，⁵⁵未能真正掌握朱子論學轉向。由此可見，李紱論朱子轉向陸九淵，實是為心學爭取認同，措意所在仍是謀求陸王之學在儒門道統之席。

⁵¹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卷 8，頁 336，「附語」。

⁵²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呂伯恭九十三〉、〈答呂伯恭九十二〉、〈答陳庸仲一〉，《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7，「附語」；卷 1，頁 6，「附語」；卷 2，頁 97，「附語」。

⁵³ 關於「尊德性」與「道問學」的理學進路討論，現今研究成果豐碩，基本上大致同意理學家以「尊德性」首出。參見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頁 87-119；林維杰：〈朱陸異同的詮釋學轉向〉，《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1 期（2007 年 9 月），頁 235-261。

⁵⁴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項平父二〉，《朱子晚年全論》，卷 4，頁 170，「附語」。

⁵⁵ 如[清]陸隴其即是反對調和程朱、陸王者中極具代表性的清初儒臣，其言：「必使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勿有所調停其間，則大指可得，而世道其庶幾矣。」參見[清]陸隴其：〈答秦定叟書又〉，《三魚堂文集》，收於[清]陸隴其著，張天杰編：《陸隴其全集》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卷 5，頁 137。

(二)〈曹表〉、「蔥嶺」之覺

有關朱、陸相互攻訐的衝突點，傳統說法有二。其一是朱子撰〈曹立之墓表〉：曹建一生轉益問學於張栻（1133-1180）、陸氏兄弟、朱子等多師，在淳熙 10 年癸卯（1183）卒逝後，朱子為其撰〈曹立之墓表〉，文中讚揚曹氏「苟心有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覆以歸於是而後已」，又載有曹氏所言「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等慣用於批評心學等文，⁵⁶引發陸九淵不滿。其二，則是淳熙 12 年乙巳（1185）朱子評論陸九淵上殿輪對奏札，一方面稱譽陸文「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另一方面又譏戲曰：「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蔥嶺帶來耳！」⁵⁷文中的「蔥嶺」乃是崑崙山外西域，頗有隱喻陸九淵近禪之意。這二事件被視為朱、陸陷於冰炭的先導，⁵⁸現將最相關資料摘錄於下：

1、淳熙 10 年癸卯（1183，54 歲）〈答劉晦伯〉（示喻文字）

立之墓文已為作矣，而為陸學者以為病己，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⁵⁹

2、淳熙 12 年乙巳 7 月（1185，56 歲）〈與劉子澄〉（諸輪今歲）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蔥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

⁵⁶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曹立之墓表〉，《朱子文集》第 9 冊，卷 90，頁 4398-4400。李絨引錄於 [清]李絨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8，頁 341-344。

⁵⁷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寄陸子靜一〉，《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6，頁 1436。按：陸九淵答書言：「奏札獨蒙長者褒揚獎譽之厚，懼無以當之。深漸疏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腑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南宋]袁燮等：《陸象山年譜》，卷 36，頁 497。

⁵⁸ 如明儒程瞳言：「啟陸學之膏肓而救藥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惜其諱疾忌醫，反不能平，以為病己。」陳建稱有關「蔥嶺」之譏為「朱陸異同之始，後此方冰炭日深」。現代學者束景南：「朱熹和陸九淵關係出現裂痕，是淳熙十年朱熹作〈曹立之墓表〉所引起。墓表激化了朱陸弟子的學派對立情緒，為後來的太極之辨直接準備了意氣相攻的土壤。」參見 [明]程瞳著，丁小明校點：《閑關錄》，收於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歷代「朱陸異同」典籍萃編》第 2 冊，卷 5，頁 58；[明]陳建：《學蔀通辨》，前編卷中，頁 101；束景南：《朱子大傳：「性」的救贖之路》，頁 480。

⁵⁹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劉晦伯〉，《朱子文集》第 10 冊續集，卷 4 上，頁 4972。

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⁶⁰

3、淳熙 13 年丙午（1186，57 歲）〈答諸葛誠之〉（示諭競辯）

示諭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⁶¹

4、淳熙 13 年丙午（1186，57 歲）〈答諸葛誠之〉（所諭子靜）

所諭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⁶²

5、淳熙 13 年丙午（1186，57 歲）〈答陸子靜〉（昨聞嘗有）

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⁶³

6、淳熙 14 年丁未 5 月（1187，58 歲）〈答陸子靜〉（稅駕已久）

區區所憂，卻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

⁶⁰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與劉子澄十二〉，《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5，頁 1421-1422。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13-14。

⁶¹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諸葛誠之一〉，《朱子文集》第 6 冊，卷 54，頁 2548。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4，頁 167-168。

⁶²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諸葛誠之二〉，《朱子文集》第 6 冊，卷 54，頁 2549。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4，頁 168-169。

⁶³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陸子靜二〉，《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6，頁 1437。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24-25。

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⁶⁴

依引文 1、3 所示，對於〈曹表〉內容有異議的是諸葛千能（字誠之，?-?）等「為陸學者」，而陸九淵即使不見得完全認同朱子所敘內容，但確實未見有批駁或攻詰之語。⁶⁵因此，引文 3、4 朱子辯解對象是諸葛千能，而非針對陸九淵。李紱於〈曹立之墓表〉、引文 6 後所評言：「皆門人之見耳，兩先生未嘗異也。」⁶⁶「蓋指陸子門人傅子淵、包顯道等。」⁶⁶頗符文獻實情；又言：

朱子與陸子書，謂立之墓表，包顯道不以為然，而陸子答書，直以為好。蓋顯道疑「先期一悟」等語，為譏陸子而棄百事以趨之。則陸子之教，並不如是。陸子自謂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故亦喜其語也。……此〈表〉作於淳熙十年，朱子年五十四歲，是時未辯「無極」，意亦和平。故與諸葛誠之書謂蒙何由起，而深怪門人之競辨者，所謂聞流言而不信也。⁶⁷

在此，李紱特意進一步闡釋陸子之學不僅非如〈曹表〉所指「棄百事以趨之」的空談虛言，且是重視經驗世界的具體踐履者，而所謂「先期一悟」絕不類於「發明本心」；在李紱看來，陸九淵諳於此中殊別，故而未有激憤之意，惟不解其中之異的朱子遂與後學門人有一番議論。⁶⁸引文 3、4 即是朱子回覆諸葛千

⁶⁴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陸子靜三〉，《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6，頁 1437-1438。李紱引錄於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25-26。

⁶⁵ 朱子曾致書象山：「〈立之墓表〉今往一通，顯道甚不以為然，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象山答書：「〈立之墓表〉亦好，但敘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敘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實錄，謂之尊兄曾及見否？」參見 [南宋]袁燮等：《陸象山年譜》，卷 36，頁 495；[南宋]陸九淵：〈與朱元晦〉，收於 [南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卷 7，頁 94-95。按：目前文獻中未見象山書信中有「敘述立之平生」之內容者，故亦無法判定朱、陸對於曹建生平之見的差異為何，但考察現所存象山〈與曹立之〉內容，雖可見象山曾有指責曹建為學轉變之意，但未就朱子〈墓表〉內容有反詰之語。參見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78。

⁶⁶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曹立之墓表〉、〈答陸子靜三〉，卷 8，頁 344，「附語」；卷 1，頁 26，「附語」。

⁶⁷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曹立之墓表〉，卷 8，頁 344-345，「附語」。

⁶⁸ 朱子此信應是就遊走於朱、陸二門學子因〈曹表〉而「競辨」的發論。此一時期轉益多師之學子頗多，雖不應嚴格區分所屬學門，且師徒之論學有所差異，亦屬常見；但本文則是就當時書信發論而言，故在此將諸葛氏、包氏視為陸學門人。相關討論參見黃寬重：〈師承與轉益：以孫應時《燭湖集》中的陸門學友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5 本第 1 分（2014 年 3 月），頁 105-166。

能對〈曹表〉的質疑，朱子於信中表達「兼取兩家之長」、「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且陸九淵不至於如諸葛千能所言之諱，李紱認為，朱子此時並無意升高彼此衝突，故有諫戒後學門生擱置異議之言。李紱在引文 3 後附言：

誠之二書，蓋欲調停其間。朱子之論，若盡如此書之平心和氣，則亦終無不合之理也。……舉此書所云，笑諸賢者，而躬自犯之，乃至終身不忘，甚矣，克己之難也。⁶⁹

自南康會後，朱、陸書信往來氣氛平和，朱子答書仍延續癸卯的「去短集長」原則。李紱雖正面肯定朱子「平心和氣」，但也感嘆其未能貫徹至終。這樣的評論未嘗不是將日後朱、陸關係陷於水火歸咎於朱子的態度，同時也嘲諷朱子日後與陸九淵論辯之貌，即如引文 3 朱子自己所批評「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的嘵嘵辯者一般，徒令人訕笑罷了。於此，可看出李紱在〈曹表〉事件的處理原則，雖藉由文本釐析，將之歸諸於門人「競辨」，在仿若調停朱、陸啟釁的背後，⁷⁰實則深植著貶朱之意。至於「蔥嶺帶來」事件，據引文 2 看來，朱子回應的對象仍是陸門建昌弟子（傅子淵、包顯道均為江西建昌人），文中諷「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的狂妄之態與引文 3 的批判如出一轍，李紱認為朱子所擔憂的即是這些弟子，在引文 6 後評言：「『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蓋指陸子門人如傅子淵、包顯道等，持論太高，此正日後互譏之根」。⁷¹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紱對於朱子再三批評陸九淵為禪一事，在此並未有太多反駁之語，僅逕言「考陸子對語，現在本集，並無禪意」，並將陸九淵五則箴子附錄於引文 2 後，指出「學者平心觀之，無庸置辨」，⁷²可見清初陸王心學家關照的已非元、明以來本體、心性論涉禪與否的課題，轉而彰揚陸學在人情、事態中「做工夫」的實踐層面。

⁶⁹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諸葛誠之一〉，《朱子晚年全論》，卷 4，頁 168，「附語」。

⁷⁰ 蔡龍九即認為李紱對〈曹表〉事件展現出調和之意。參見蔡龍九：〈「朱陸異同論爭史」中的保守調和模式——李紱《朱子晚年全論》評析〉，頁 1-32，尤其頁 15-17。按：依本文所見，恐值得商榷。實際上李紱僅就文獻所見進行論說，未有調和朱、陸之意。

⁷¹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陸子靜三〉，卷 1，頁 26，「附語」。

⁷²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與劉子澄十二〉，《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14，「附語」。按：李紱曾以《象山文集》中絕無「頓悟」二字為其辨誣，仍是就文獻考辨立論。參見 [清]李紱：〈發明本心說〉卷 18，頁 210-211。

(三)「無極」、「太極」之辯

歷來論究朱陸論爭者，大多認同最為鮮明的莫過於「無極」、「太極」之辯。對於此一議題相關之過程、形上體系、影響等問題，現今學者論析成果斐然。⁷³而本文所關注的，則是李紱如何書寫、評述這場辯論。在朱子書信中，除了與陸九淵論辯的內容外，相關書信如下：

1、淳熙 14 年丁未（1187，58 歲）⁷⁴〈答程正思〉（所謂皆正）

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揜後，未盡見其底蘊。……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⁷⁵

2、淳熙 15 年戊申正月 14 日（1188，59 歲）〈答陸子靜〉（學者病痛）

學者病痛，誠如所論，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論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⁷⁶

3、淳熙 15 年戊申 11 月（1188，59 歲）〈答程正思〉（熹再辭之）

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闢，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

⁷³ 相關研究成果，如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1 冊（新北：正中書局，2012 年），頁 404-410；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頁 459-460；束景南：《朱子大傳：「性」的救贖之路》，頁 554-572；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 390-395。

⁷⁴ 李紱以此書信為淳熙 13 年丙午（1186，57 歲）所作，恐有誤。陳來依信中祝懷任官時程，推定為丁未。參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頁 268-269。按：依文意，若「鳴鼓攻之」在丙午，則同年朱子〈答陸子靜書〉不僅未體現爭訟之言，甚至有「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等自謙語，明顯不符情理；因此由文意判斷，亦不當為丙午所作。參見〔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6，頁 1438。

⁷⁵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程正思十六〉，《朱子文集》第 5 冊，卷 50，頁 2307-2308。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3，頁 109-110。

⁷⁶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陸子靜四〉，《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6，頁 1438。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26。

學不知為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⁷⁷

4、淳熙 16 年己酉（1189，60 歲）〈答趙子欽〉（自反研幾）

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⁷⁸

5、淳熙 16 年己酉（1189，60 歲）〈答邵叔義〉（子靜書來）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閑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卻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卻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耳。⁷⁹

這場「無極」、「太極」之辯，原先是朱子與陸九韶（陸九淵四兄，字子美，號梭山，1128-1205）對「太極」、「西銘」詮解的爭論；陸九淵於淳熙 15 年戊申（1188）4 月作書接續論戰，朱子與之復書入對，至 16 年己酉（1189）為止，雙方共有六封往來書信：前二回的四封是朱、陸二人對於無極、太極的辯駁，並旁及他書相關義理；後二封書信則是宣告論辯結束。現將書信略整理於下表：⁸⁰

⁷⁷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程正思十八〉，《朱子文集》第 5 冊，卷 50，頁 2310。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3，頁 111。

⁷⁸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趙子欽四〉，《朱子文集》第 6 冊，卷 56，頁 2672。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5，頁 203。

⁷⁹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邵叔義四〉，《朱子文集》第 6 冊，卷 55，頁 2655。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5，頁 200。

⁸⁰ 參見〔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陸子靜五〉、〈答陸子靜六〉，《朱子文集》第 4 冊，卷 36，頁 1439-1443、1443-1451；〔南宋〕袁燮等：《陸象山年譜》，卷 36，頁 507；〔南宋〕陸九淵：〈與朱元晦〉，卷 2，頁 21-31。

表 3

陸九淵致書時序與內容大要		朱子復對時序與內容大要	
淳熙 15 年戊申 4 月 (1188)	1、「無極」之說非儒家所有，出於老子。	淳熙 15 年戊申 11 月 8 日 (1188)	1、不應以周敦頤之前未曾有聖賢言「無極」而否定「無極」之說。
淳熙 15 年戊申 12 月 (1188)	2、朱子訓「極」為「中」，則「無極」猶言「無中」，於理不通。	淳熙 16 年己酉 正月 (1189)	2、「極」，是「明此理之至極」，非訓為「中」。
淳熙 16 年己酉 7 月 4 日 (1189)	(《朱子文集》未收) 對朱子欲休戰之言感到失望。	淳熙 16 年己酉 8 月 6 日 (1189)	(《朱子文集》未收) 表達之前書信詞氣不佳，「既發即知悔之」，無意再就此議題進行論說。

李紱既認定二人衝突乃在於「無極」之辯，因此，對於引文 1 中朱子於此辯前的「鳴鼓攻之」，李紱解釋：

此書據《年譜》(按：指明代李默《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在丙午年，朱子年五十七歲，乃陳建諸人所據以為「朱子晚年詆陸」之證者。然細按，此書詞意忿怒未安，必非朱子平心之語。……「去冬其徒」云云，指傅子淵。……朱子自言生平病在忿懷，此書前有祝汀州見責之語，以忿懷之性，忽蒙譙責之詞，發之也暴，語無倫次，故予謂此書一時忿怒而作，斷然無疑。蓋晚年議論，冰炭之尤者也。……其第十八書云：「臨川之辯，當初似少商量，徒然合鬪，無益於事」。蓋已悔爭論之過矣。而陳建輩猶執以為異同之證，所謂「鳳凰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眎乎藪澤」，何其陋哉！⁸¹

⁸¹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程正思十六〉，《朱子晚年全論》，卷 3，頁 110-111，「附語」。

顯然，這一段發論乃為反駁陳建《學蔀通辨》所主「朱子晚年詆陸」之說。⁸²對於朱子所欲「攻之」對象，李紱直指陸門弟子；同時李紱以朱子自承其氣質之病「多在忿懣」為據，⁸³說明這封書信的措辭激憤之因，乃是由於朱子遭「祝汀州見責」而佛鬱所致。換言之，李紱將「鳴鼓攻之」視為朱子針對傅子淵為學之弊的「一時忿怒」之言，這是有意切割「攻之」與陸九淵的連繫，用以譏諷陳建等人看似尊崇朱子，卻未能真正理解朱子。但事實上，對於朱子丁未（1187）5月書信中批評傅子淵之弊，陸九淵並非沒有回應，其同年10月回覆朱子信時言：「傅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聞某之歸，此病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謂刊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⁸⁴在此，陸九淵並非完全認同朱子的批評，且他認為此前朱子所指責「輕為高論」、「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前揭引文）等說法，只是強引後學曲從，無法達到誨人之效的。從陸九淵的對文，頗能看出此時對朱子恐已有了不懌之情。再者，李紱提及朱子致門人程端蒙（字正思，1143-1191）信中「臨川之辨，當初似少商量，徒然合闢，無益於事」等言，即引文3之書，係指程端蒙致書譴責陸九淵作書論太極，進而引發陸氏焚書之事，⁸⁵朱子寬慰程端蒙此舉「徒然合闢，無益於事」，而李紱卻將此書信誤讀為朱子「已悔爭論之過」，言：「『臨川之辨』數語，蓋指丙午諸書，朱子固已悔為『少商量』矣。」⁸⁶可見李紱在「晚同」前提下，先是有意消解了爭訟前雙方積累的不滿情緒，藉此縮短此番爭論時程；並曲解書信內容，逐步形塑出朱子「易怒」、「自悔」之形象。

⁸² 陳建論此封書信，言：「（按：朱子）晚年，益覺象山改換遮掩之弊，自此乃始直截說破，顯然攻之矣。此朱陸始同終異之關要。」〔明〕陳建：《學蔀通辨》，前編卷中，頁104。

⁸³ 朱子言：「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閩祖錄）」〔南宋〕朱熹著，〔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卷104，頁56。

⁸⁴ 〔南宋〕陸九淵：〈與朱元晦〉，卷13，頁181。

⁸⁵ 無極之辯頗受當時學者關注，包括朱子與林栗、羅點與陸九淵皆就此事有書信往來。朱子門人程端蒙則因此事致書指責陸九淵，陸怒而焚書。引文「臨川之辨……其書近日方答之」。文中「其書」指戊申11月8日所答陸子靜論太極第一書；「無益於事」指程正思曾移書責象山之事。參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頁283；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393。

⁸⁶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程正思十八〉，《朱子晚年全論》，卷1，頁111，「附語」。

引文 2 為朱子戊申正月再復陸九淵之書，當下朱子逕批其「不免於一偏」，則已是挑明了攻擊。李紱於此封書信後附評曰：「兩先生『無極』、『太極』之辨始此。」⁸⁷宣告論辯自此展開。《朱子晚年全論》彙錄了這場論辯書信內容，除了朱子答書，更附載陸九淵致書於前，有意完整呈現論辯始末，他在朱子第一封答書後，說明了此舉用意：

是編專輯朱子論學之書，凡辨析經書義理者，俱不載入。以其不勝載，且非專為學術異同之所關也。「無極」、「太極」之辨，亦係論經書義理，不當編入。然兩先生異同之端，實由此數書往復而起。……又今時科舉之士，止知有爛時文俗講章，凡儒先之書，概未寓目。《陸子全書》固未甚流布，即《朱子大全集》，藏者亦稀。其有好名之士，偶購一部，亦度之高閣而已，求其能全閱一過者，千不得一。道聽塗說，矢口云朱陸辨「太極」、「無極」，試扣以朱子所論如何，陸子所論如何，則皆暗而莫能答也。故特編入數書，俾世俗學者得覽觀焉。其議論之孰得孰失，則覽者自知。⁸⁸

李紱解釋編錄這些書信雖然不符「講解經義與牽率應酬之作，概不採入」（前揭引文）之原則，然而慮及這場論辯事涉朱陸異同之端，故而納此以供後人評議；隨後話鋒轉而感嘆時下士人侷限於科舉時文，道聽塗說，未能通盤考察文獻全貌，更遑論真正理解此論辯意涵。這番看似公允的評判背後，實暗指懟為功令的程朱理學掌握了更多的話語權，如此立場的偏頗已然難以「客觀」呈現論爭原貌；是以，即使李紱曾指爭論「無極」、「太極」乃「不急之辨」，⁸⁹但卻在此完整編錄朱、陸書信，背後的用意應是呈顯陸九淵在這場論辯中的視角，並且呼應朱子晚同於陸子之宗旨。李紱評論這場論辯言：

朱、陸兩先生辨「無極」、「太極」數書，余嘗謂兩先生可以無辨，蓋非辨其理，乃辨其辭耳。如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雖朱子不能以為是。如謂「太極無形而有理」，即陸子未嘗以為非，

⁸⁷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陸子靜四〉，《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26，「附語」。

⁸⁸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陸子靜五〉，《朱子晚年全論》，卷 1，頁 36-37，「附語」。

⁸⁹ [清]李紱：〈朱子晚年全論序〉，《穆堂初稿》，卷 32，頁 388。按：段景蓮點校本將「始啟爭無極不急之辨」依文意校改為「始啟爭無極太極之辨」，這是按朱陸爭論內容而誤改李紱用語，未能通察李紱對此爭議之評述。李紱評論這場論辯為「可以無辨」，即是證明。

是兩先生所見之理，固皆同也。⁹⁰

在李紱看來，朱、陸均認同在形上形下等有關形上學範疇的區分，對於「太極」屬形上且無形的理解並無不同，因此，兩造的爭論恐怕只是在用語概念上的辯駁而已，實無涉於思想體系之爭。⁹¹他專就朱陸前二回的往返書信中的辯辭作對照，如象山謂「無形而有理」與朱子「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等言，⁹²用語不同但意義並無二致，惟朱子往往不願曲從象山之說，而言辭的爭執由此而生。李紱言：

陸子引書謂「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而朱子謂「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無乃過乎？然陸子書末數行，稍傷峻急，亦忠告而道之本善，此異同之端所以日滋，而附和者愈轉而愈失，幾於不可合併，豈不惜哉！⁹³

朱、陸二人嫌隙的擴大，一方面在於論辯過程中遣詞用語激切，雙方均有失氣度，然而李紱不免仍以「忠告而道之本善」迴護陸九淵詞氣的「峻急」之過；另一方面，這場論戰中，兩造各自有朋舊門人附和，亦助長了水火之勢；引文 4、5 即是論爭過程中朱子致書趙彥肅（字子欽，1148-1196）談及陸九淵放言高論、且肆意將論書遍寄他人的情形，對此，李紱反擊言：「今既謂陸子有見於心學，又欲其別為窮理工夫，不知與大程子之說相合否？且陸子《年譜》稱其自幼讀書便著意，伯兄夜分起，嘗見其檢書，非不窮究者也」、「蓋欲互相講明此理耳」。⁹⁴按：朱子對陸九淵的批評從問學工夫擴及人格訾議（「人欲橫流，不自知覺」），固然不符實情，然而李紱從陸氏個人問學成長歷程作回應，這是分屬不同層面的表述，同樣是無法有效澄清問題。然李紱更為重

⁹⁰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陸子靜五〉，卷 1，頁 44，「附語」。

⁹¹ 現代研究者就朱陸的論說而比較兩造思想體系的異同，雖也包括朱、陸爭辯本身的文獻，但亦擴及二人在論辯中未及處理、或日後思想進一步發展等問題，並將其他思想材料納入必然的對立而進一步討論，甚至更加上研究者所建構的詮釋系統，進而發揮自身哲學創見，此類研究應屬朱陸哲學比較，如牟宗三、劉述先等前賢即屬之。而李紱對於這場爭訟則僅就書信內容論之，係為朱陸之爭的評論。誠如陳來曾言：「無極之辯並未直接涉及二人多年來的重大分歧。朱陸在無極太極上的爭論並不是朱陸主要分歧的根由，而是朱陸之爭的一個副產物。」參見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 393。

⁹²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陸子靜五〉，卷 1，頁 44-45，「附語」。

⁹³ 同上註，頁 45。

⁹⁴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趙子欽四〉、〈答邵叔義〉，《朱子晚年全論》，卷 5，頁 203-204，「附語」；卷 5，頁 201，「附語」。

視的，應是最後二封休戰的書信。朱子在第二封論「太極」信中最後言：「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⁹⁵顯示朱子自知已難以說服陸九淵，無意再論。《朱子文集》所收錄書信止於前此二回往返的四封，最後的二封僅見於《陸九淵集》。李紱則將最後這二封書信引錄於《朱子晚年全論》，主要內容是陸九淵收到朱子己酉正月第二封欲休戰之答書後，「為之慙然」，故遲至當年7月復書言：「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以及8月朱子答書：「聞象山壑闢架鑿之功益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攬勝。某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⁹⁶基本上，這兩封書信已無關乎「無極」、「太極」義理的討論，李紱摘引於論辯之後，乃是刻意深化朱子「悔之」形象；同時李紱特別指出：「此書見《象山年譜》，而《朱子大全集》不載。蓋凡朱子自悔之語，編《朱子文集》者，必削而去之。」⁹⁷顯見李紱對於學界長期尊朱抑陸的學風不滿，而有意為陸學發出不平之鳴。

具體而言，李紱無意探究這場無極之辯背後所可能關涉兩造思想體系的異同問題，對於抽象形上之學的消解與所處清初學術淡化本體、心性論述轉向「屬實行」、「濟實用」⁹⁸趨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在李紱看來，這場辯論只是雙方語意表達上無法取得共識的一種境況，因此「兩先生可以無辨」，這是為「晚同」的觀點張本，自不待言；若僅從朱、陸兩造論辯內容而論，這樣的說法亦未悖離實情。但是，他藉引文3戊申年（1188）書信所塑造的朱子「自悔」形

⁹⁵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陸子靜六〉，卷36，頁1451。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陸子靜五〉，卷1，頁52，「附語」。

⁹⁶ [南宋]陸九淵：〈與朱元晦〉，卷2，頁31；〔南宋〕袁燮等：《陸象山年譜》，卷36，頁507。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陸子靜六〉，《朱子晚年全論》，卷1，頁53，「附語」。按：李紱引錄的文字略異，「聞象山壑闢架鑿之功」作「聞象山開闢架造之功」。

⁹⁷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陸子靜六〉，卷1，頁54，「附語」。按：李紱隨後又引錄朱子於宋光宗紹熙3年壬子（1192）致書讚譽陸九淵「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為道自重，以幸學者」等文，再次批評：「此書亦未收入《大全集》……編錄《文集》者，門戶鄙見，務持勝心，凡推許陸子者，亦必削而不存。」按：事實上，不只朱子文集的編錄有意佚缺，陸九淵文集的編纂同樣有類似的情形。主要佚缺的內容、文句，大都含有表彰、服膺對方學說，或觀照對方論點而反思、自省己說的文字。相關討論，參見顧宏義：〈朱陸之爭與朱熹陸九淵往來書信的佚缺〉，《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4期，頁47-52。

⁹⁸ 參見錢穆：〈述清初諸儒之學〉，《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年），頁1。按：李紱曾言：「學者苟有志於聖賢之學，躬行實踐可矣，何必言心性？」〔清〕李紱：〈心體無善惡說〉，卷18，頁248。

象，則頗可商榷。引文 4、5 兩封繫於己酉年（1189）書信，在時序上晚於引文 3，可視為朱子對於二人爭訟的最終定論，似乎亦未見朱子有所謂「悔爭論」之意。又，陸九淵於宋光宗紹熙 3 年壬子（1192）12 月辭世，朱子隔年癸丑（1193）春致書陸門弟子趙師雍（字然道，?-?），在信中朱子對於自身學術有著極其堅定的自信，即使因著陸九淵之逝而有意放下昔日論學爭辯，但並不表示認同其學術，甚至「嘗笑其陋而譏其僭」，又譏評陸學為「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⁹⁹對此，李紱評言：

陸子之存也，則率寮友諸生聽其講，又請筆之於簡而受藏之，以祈不迷於入德之方，〈鹿洞講義題跋〉可考也。迨陸子之沒，則詆為「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與從前〈跋〉語不嫌稍抵牾乎？蓋論「太極」、「無極」，正在陸子沒前一二歲間，憤怒之餘，故其言如此。¹⁰⁰

李紱指出朱子既稱譽陸子講論，卻又在其辭世之後嚴詞抵斥，如此反覆的態度，或許正是由於無極之辯後的「憤怒之餘」所致。李紱這樣的說法，明顯是為了符合朱子「晚同」陸學的脈絡而作的權宜之解，然而卻也同時與先前所言朱子對這場論辯已有悔悟之情的預設不符了。

四、結語

朱、陸異同論爭發展至清初，李紱《朱子晚年全論》基本上已擺脫明代參與論爭者「善罵」之流，¹⁰¹在理學發展史中有較高的評價，其主要的特徵，便是在方法上由義理辨析轉向了文獻考辨。尊崇陸王心學的李紱，力辨朱子晚年論學與陸九淵並無二致。本文考察李紱所評述鵝湖會後的交往互動，在理學發展史的意義是多面性的。

⁹⁹ [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答趙然道〉，《朱子文集》第 6 冊，卷 55，頁 2651-2652。李紱引錄於〔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 5，頁 198-199；王懋竑引錄於《朱子年譜》，卷 3，頁 156。按：信中言：「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

¹⁰⁰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答趙然道〉，《朱子晚年全論》，卷 5，頁 199，「附語」。

¹⁰¹ 《四庫全書總目·閩關錄提要》：「其說不為不正，而門戶之見太深。詞氣之間，激烈已甚，殊非儒者氣象，與陳建《學蔀通辨》均謂之善罵可也。」〔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96，頁 810。

首先，從義理思想的「歷史性」來看。¹⁰²李紱將朱子 51 歲後論學的書信解讀成逐步轉向陸學靠攏終至相同：鵝湖會後陸九齡的鉛山之會、陸九淵的南康講論都成為朱子悔悟前非，認肯陸學的發端；為縮減朱、陸的衝突時程，切割了〈曹立之墓表〉與「蔥嶺」之譏所引發爭辯、「鳴鼓攻之」與陸九淵的關係；直至「無極」之辯及其後朱子對陸學的嚴詞抨擊，則成了一時主觀憤懣之情，在李紱看來，這無礙於朱子晚年同於陸學的事實。李紱如此詮釋史料，遭致後人非議是無法避免的，如乾嘉時期的夏炘（1789-1871）即批評《朱子晚年全論》「但見書中有一『心』字，有一『涵養』字，有一『靜坐收斂』等字，便謂之同於陸氏，不顧上下之文理，前後之語氣，自來說書者所未有也」，¹⁰³這是指出李紱有偏頗、疏誤，所呈顯的是自身學術立場下的囿限。錢穆亦曾評論李紱《朱子晚年全論》與王懋竑《朱子年譜》在義理思想上均未得朱、陸之全，並總括言：

朱陸當時雖有異同，然同有涵養未發一層工夫，而清儒爭朱陸者，則大率書本文字之考索為主耳，此則穆堂、白田自為其同，而與朱陸轉為異。¹⁰⁴

錢穆指出李、王二人參與朱陸異同論爭所展現的共同「歷史性」特質：除了都是運用輯錄、校訂等考據學的方式撰作，且在詮解義理思想上均疏略了所謂「涵養未發」工夫，此一有意消解形上、抽象層面的論述，在本文中即具體表現於對無極之辯的處理態度，同樣都已有別於朱、陸學術全貌，實可見一斑。

其次，對朱子圖像的形塑。事實上，「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現象不僅存在於理學思想論說中，¹⁰⁵同時也可見於朱陸論爭中所勾勒的朱子圖像。李紱在構作朱子論學轉向陸學的過程裡，不時潛藏著謫抑朱子之意，夏炘言：

¹⁰² 在此轉用黃俊傑論經典以及經典的解釋者之「歷史性」的討論。所謂經典解讀者的「歷史性」，「包括解經者所處的時代的歷史情境和歷史記憶，以及他自己的思想系統」。參見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收於黃俊傑主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頁337-366。

¹⁰³ [清]夏炘：〈與詹小澗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述朱質疑》，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9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10，頁96。

¹⁰⁴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27。

¹⁰⁵ [明]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姚江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10，頁178。

此書為之說曰：朱子晚年論陸子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而朱子晚年與陸子之學，則「符節之相合」。夫學則全同而論則全背，是陰竄其實，陽避其名，此乃反覆變詐之小人，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朱子為之乎？¹⁰⁶

夏忻的評論，即指出李紱這種二分的策略恐將使朱子流於表裡不一的「變詐小人」。細疏李紱對於朱、陸交往書信的評述，先是藉由白鹿洞書院講論勾勒朱子「傾倒」於陸九淵，此即反襯了朱子此前論學有所疏謬；又於〈曹表〉、「蔥嶺」事件中描述朱子的辯解及勸諭，以及「鳴鼓攻之」中爭勝、易怒等負面人格特質，¹⁰⁷無疑都是一次次的說明，朱子不僅論學不及陸子，且面對陸學，往往陷於自悔前學、汲汲爭辯之中。由此來看，李紱不僅在某種程度上曲解了朱子學術；而所形塑的朱子圖像亦有失公允。對照清初推崇朱學的學術氛圍，李紱在看似尊朱的背後，潛藏著拉抬陸學之意，不啻為清初心學家的一種亟欲抗衡卻又有所顧忌的情態。

再者，就此一考辨轉向的意義而言，過去學者多有指出李紱與清代考據學風的興起關係，¹⁰⁸鮮明地闡發了余英時先生所論清代儒學發展的「內在理路」之說。《朱子晚年全論》係延續了明代以來朱、陸早晚異同爭訟的議題，而採取的策略是上訴「最高法院」，¹⁰⁹即朱子的書信史料，從這一角度來看，實與「回向原典」有著共同的趨向。這種專注於原始文獻的考索、發掘字詞章句中的時序先後、人物互動關係的取徑模式，其論學取徑的模式確實近似於稍晚的乾嘉學者治學方法。然而，若單就此一面向作為的判準，自然難以滿足考據之學興起的複雜情形，這也是現今研究者仍持續探析之因；且在這逐漸擴大的視野中，業已確認以考據著稱的乾嘉儒者自有其義理典範可循，

¹⁰⁶ [清]夏忻：〈與詹小澗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卷10，頁96。

¹⁰⁷ 除本文所討論之書信，另李紱在朱子〈答葉正則〉後評曰：「朱子晚年既詆陸，又詆呂，皆譏切極量，故葉正則、陳止齋皆不與辯論，而朱子必欲其辨，誠可謂好辨者矣。」在〈答孫敬甫〉後評曰：「朱子晚年為學，與所以教人，皆用陸子之說。而其議論，則詆之不已，蓋勝心之為害如此。」[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卷5，頁208；卷7，頁299。

¹⁰⁸ 如黃進興指出李紱《朱子晚年全論》是當時考證學家使用實證法的典型代表。參見黃進興：《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證和政治：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頁102。

¹⁰⁹ 在此轉用余英時先生論及「回向原典」之語。余先生指出，明末清初以來「性即理」與「心即理」的爭論日趨激烈，這場心性官司的兩造最後只剩下唯一的最高法院可以上訴，那便是儒學的原始經典。參見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頁412。

其大本並不在宋明理學，所謂「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¹¹⁰其中的「道」、「理義」與宋明儒者並非同一內涵，而學問論述的方式亦擺脫了理學家「義理先行」的模式。¹¹¹準此以觀李紱，儘管在治學方法上有蛻變性的發展，但畢竟仍不失傳統理學家以學派義理為先導的原則，史料的編纂是為了義理思想（或可說是學術立場），考辨與判讀之間的連繫是以學派為先導，這樣的研治模式與乾嘉時期所發展的工具性知識，以及由此開展出各類專門之學，終究是不同學術體系。不過，即使《朱子晚年全論》難以視為純粹考據之作，但「回向原典」可說是使朱陸異同論爭走向了極端形式：此即從原始史料入手，意欲以未經加工、反思的初始論據，尋求朱陸異同的答案；只是在「義理先行」的主導下，這些被輯錄、詮解的書信，透顯出的是朱陸學術形上層面的弱化或消解，展現了清初學風走向實用、實踐的特質，但也同時失去了理學思想中原有的整體意義，此一足以與乾嘉新興義理抗衡的資源遂隱而不彰，這恐怕是理學逐漸被遣出主流之因；而李紱所揭櫫傾向形下經驗世界的治學方向，反而成為了儒者接續的治學趨勢。

【責任編校：謝雅玲、游喬茵】

徵引文獻

專著

- 〔南宋〕朱熹 Zhu Xi 著，陳俊民 Chen Junmin 校編：《朱子文集》*Zhuzi wenji*，臺北 Taipei：德富文教基金會 Defu wenjiao jijinhui，2000 年。
- 〔南宋〕朱熹 Zhu Xi 著，〔南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濟南 Jinan：山東友誼書社 Shandong youyi shushe，1989 年。
- 〔南宋〕陸九淵 Lu Jiuyuan 著，鍾哲 Zhong Zhe 點校：《陸九淵集》*Lu Jiuyuan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2 年。

¹¹⁰ 〔清〕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文集卷 9，頁 183；文集卷 11，頁 214。

¹¹¹ 張壽安以程頤所言讀《春秋》應「先識得個義理，方可看《春秋》」為例，指出理學家治《春秋》得以義理為先導，這與戴震所說「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大異其趣。參見張壽安：〈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從幾場論辯談起〉，《嶺南學報》第 3 輯（2015 年 6 月），頁 59-94。

- [明] 王守仁 Wang Shouren 著，王曉昕 Wang Xiaoxin、趙平略 Zhao Pinglüe 點校：《王陽明集》*Wang Yangming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6 年。
- [明] 陳建 Chen Jian：《學蔀通辨》*Xuebu tongbian*，收入 [明] 陳建 Chen Jian 著，黎業明 Li Yeming 點校：《陳建著作二種》*Chen Jian zhuzuo erzho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5 年。
- [明] 程瞳 Cheng Tong 著，丁小明 Ding Xiaoming 校點：《閑關錄》*Xianpi lu*，收入嚴佐之 Yan Zuozhi、戴揚本 Dai Yangben、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歷代「朱陸異同」典籍萃編》*Lidai "Zhu Lu yitong" dianji cuibian* 第 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8 年。
- [明] 羅欽順 Luo Qinchun：《困知記》*Kunzhi j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71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 年。
- [明] 黃宗羲 Huang Zongxi 著，沈芝盈 Shen Zhiying 點校：《明儒學案》*Mingru xue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年。
- [清] 王懋竑 Wang Maohong 著，何忠禮 He Zhongli 點校：《朱熹年譜》*Zhu Xi nianp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8 年。
- [清] 永瑤 Yong Rong 等：《四庫全書總目》*Siku quanshu zongm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20 年。
- [清] 李紱 Li Fu：《陸子學譜》*Luzi xuepu*，收入《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950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穆堂初稿》*Mutang chugao*，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第 23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0 年。
- ：《穆堂別稿》*Mutang biege*，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第 233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0 年。
- [清] 李紱 Li Fu 著，段景蓮 Duan Jinglian 點校：《朱子晚年全論》*Zhuzi wannian quanlu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0 年。

- [清]夏忻 Xia Xin:《述朱質疑》*Shu Zhu zhiyi*,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952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2 年。
- [清]陸隴其 Lu Longqi 著, 張天杰 Zhang Tianjie 編:《陸隴其全集》*Lu Longqi quan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20 年。
- [清]戴震 Dai Zhen:《戴震集》*Dai Zhen ji*,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iren shuju, 1980 年。
- 北京圖書館 Beijing tushuguan 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Beijing tushuguan cang zhenben nianpu congkan* 第 25-26 冊, 北京 Beijing: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 1999 年。
- 牟宗三 Mou Zongsan:《心體與性體》*Xinti yu xingtì*, 新北 New Taipei: 正中書局 Zhengzhong shuju, 2012 年。
- 余英時 Yu Yingshi:《歷史與思想》*Lishi yu sixiang*,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1976 年。
-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Zhongguo sixiang chuantong de xiandai quanshi*,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1986 年。
- 李帆 Li Fan 著, 龔書鐸 Gong Shuduo 主編:《清代理學史》*Qingdai lixueshi* 中冊, 廣州 Guangzhou: 廣東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jiaoyu chubanshe, 2007 年。
- 束景南 Shu Jingnan:《朱子大傳:「性」的救贖之路》*Zhuzi dazhuan: “xing” de jiushu zhi lu*,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16 年。
- 張舜徽 Zhang Shunhui:《清人文集別錄》*Qingren wenji bielu*, 武漢 Wuhan: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4 年。
- 陳來 Chen Lai:《朱子哲學研究》*Zhuzi zhexue yanjiu*,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0 年。
- :《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Zhuzi shuxin biannian kaozheng (zengdingben)*, 北京 Beijing: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henghuo, dushu, xinzhì sanlian shudian, 2011 年。
- 唐君毅 Tang Junyi:《哲學論集》*Zhexue lunji*,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90 年。

黃俊傑 Huang Junjie 主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Zhongguo jingdian quanshi chuantong (1) tonglunpia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04 年。

黃進興 Huang Jinxing：《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證和政治：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Shiba shiji zhongguo de zhexue, kaozheng he zhengzhi: Li Fu yu qingdai Lu Wang xuepai*，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2010 年。

楊朝亮 Yang Chaoliang：《李紱與《陸子學譜》》*Li Fu yu Luzi xuep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5 年。

劉述先 Liu Shuxian：《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Zhuzi zhexue sixiang de fazhan yu wancheng*，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95 年。

錢穆 Qian Mu：《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Zhongguo jin sanbai nian xueshush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95 年。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8)*，臺北 Taipei：素書樓文教基金會 Sushulou wenjiao jijinhui、蘭臺出版社 Lantai chubanshe，2000 年。

嚴佐之 Yan Zuozhi、戴揚本 Dai Yangben、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歷代「朱陸異同」典籍萃編》*Lidai “Zhu Lu yitong” dianji cui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8 年。

〔日〕岡田武彥 Okada Takehiko 著，吳光 Wu Guang、錢明 Qian Ming、屠承先 Tu Chengxian 譯：《王陽明與明末儒學》*Wang Yangming yu mingmo ruxu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0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田富美 Tian Fumei：〈朱陸異同論爭下的「陸—王」學術史脈——從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談起〉“Zhu Lu yitong lunzheng xia de ‘Lu-Wang’ xueshu shimai: cong Yangming Zhuzi wannian dinglun tanqi”，《北市大語文學報》*Beishida yuwen xuebao* 第 21 期，2019 年 12 月。

何威萱 He Weixuan：〈程敏政《道一編》與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關係考辨〉“Cheng Minzheng Daoyibian yu Wang Yangming Zhuzi wannian dinglun guanxi kaobian”，收入思想史編委會 Sixiang shi bianweihui 編：《思想史 9：

- 專號五四百年》*Sixiang shi 9: zhuanhao wusi bainian*，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2019 年。
- 吳長庚 Wu Changgeng：〈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早晚論」的歷史演變〉“Ehu zhihui yu Zhu Lu yitong ‘zaowan lun’ de lishi yanbian”，《朱子學刊》*Zhuzi xuekan* 1999 年第 1 輯。
- 李紀祥 Li Jixiang：〈理學世界中的「歷史」與「存在」：「朱子晚年」與《朱子晚年定論》〉“Lixue shijie zhong de ‘lishi’ yu ‘cunzai’：‘Zhuzi wannian’ yu *Zhuzi wannian dinglun*”，《佛光人文社會學刊》*Foguang renwen shehui xuekan* 第 4 期，2003 年 6 月。
- 林維杰 Lin Weijie：〈朱陸異同的詮釋學轉向〉“Zhu Lu yitong de quanshixue zhuanxiang”，《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 第 31 期，2007 年 9 月。
- 姜義泰 Jiang Yitai：〈李穆堂對陸、王學術之維護述論〉“Li Mutang dui Lu, Wang xueshu zhi weihu shulun”，《興大中文學報》*Xi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22 期，2007 年 12 月。
- 徐公喜 Xu Gongxi：〈朱陸異同論的歷史形態考察〉“Zhu Lu yitonglun de lishi xingtai kaocha”，《江淮論壇》*Jianghuai luntan* 2015 年第 6 期。
- 張壽安 Zhang Shouan：〈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從幾場論辯談起〉“Qingru de ‘zhishi fenhua’ yu ‘zhuanmen zhi xue’ mengya: cong jichang lunbian tanqi”，《嶺南學報》*Lingnan xuebao* 第 3 輯，2015 年 6 月。
- 陳林 Chen Lin：〈義理與考據之間：「朱陸異同」學術史的內在發展理路〉“Yili yu kaoju zhijian: ‘Zhu Lu yitong’ xueshushi de neizai fazhan lilu”，《求索》*Qiu suo* 2015 年第 4 期。
- 黃寬重 Huang Kuanzhong：〈師承與轉益：以孫應時《燭湖集》中的陸門學友為中心〉“Shicheng yu zhuanyi: yi Sun Yingshi *Zhuhuji* zhong de Lumen xueyou wei zhongxin”，《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第 85 本第 1 分，2014 年 3 月。
- 蔡龍九 Cai Longjiu：〈「朱陸異同論爭史」中的保守調和模式——李紱《朱子晚年全論》評析〉“‘Zhu Lu yitong lunzheng shi’ zhong de baoshou tiaohé moshi: Li Fu *Zhuzi wannian quanlun pingxi*”，《東吳哲學學報》*Dongwu zhexue xuebao* 第 27 期，2013 年 2 月。

顧宏義 Gu Hongyi:〈朱陸之爭與朱熹陸九淵往來書信的佚缺〉“Zhu Lu zhi zheng yu Zhu Xi Lu Jiuyuan wanglai shuxin de yique”,《中原文化研究》*Zhongyuan wenhua yanjiu* 2019 年第 4 期。

〔日〕佐藤仁 Satō Jin:〈論李默本《朱子年譜》——與明代學術的展開相關聯〉“Lun Li Mo ben *Zhuzi nianpu*: yu mingdai xueshu de zhankai xiangguanlian”, 收入吳震 Wu Zhen、〔日〕吾妻重二 Azuma Jūji 編:《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Sixiang yu wenxian: riben xuezhe songming ruxue yanjiu*, 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0 年。

學位論文

陳峰 Chen Feng:《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Qingru Wang Maohong xueshu sixiang yanjiu*, 長沙 Changsha: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論文 Hunan daxue yuelu shuyuan boshi lunwen, 2019 年。

